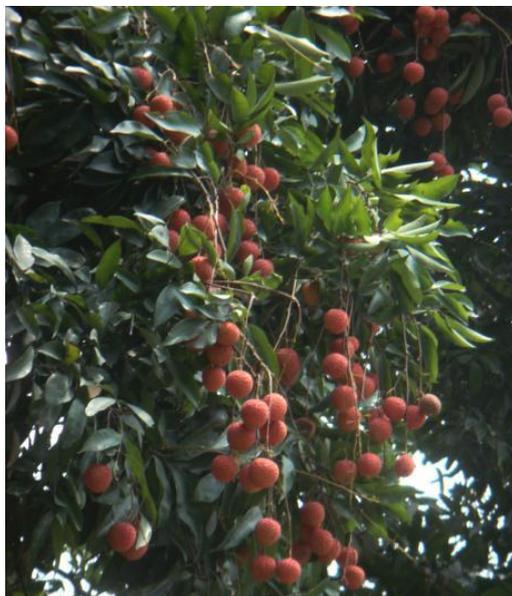


荔枝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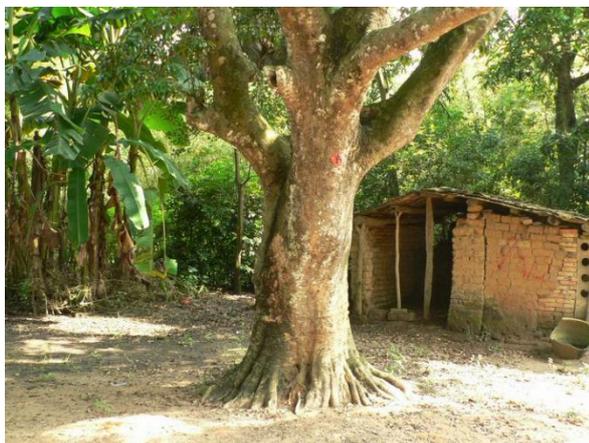
◎徐小凤

妹妹出现在出站口的一瞬间，我被吓了一跳。整个人又黑又瘦，十足的非洲难民，妹妹嘴倒快，一把“机关枪”扫过来：“认不出来了吧？十多斤的肉都让数学公式、英语单词消化了，现在别问我高考的情况，我只想痛痛快快地玩几天。”我冲她一笑，问道：“爸妈身体可好？家里一切可好？”妹妹用手指戳了一下我的脑门说：“都好！就是念叨你这个没良心的闺女，多久没有回家了。今年咱家的荔枝又大丰收，本来爸妈让我提两筐，我嫌麻烦，只提了一筐。”妹妹说着，示意了一下手中的那筐荔枝，我伸手接过，记忆中那颗荔枝树在脑海中清晰起来。



从我能记事起，家里那颗不知哪位祖先在什么年代栽下的荔枝树便成了我们兄妹童年的乐趣。

炎炎夏日，人们对就在头顶上燃烧的大火球又惊又怕，荔枝树荫便成了我们的天堂，荔枝树形成的阴影仿佛一个魔圈，紧紧地套着我们。



让整日里把我们捧在手心的母亲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放开我们，让我们尽情地嬉戏。

七岁生日那天，母亲送了一份让我惊喜得跳起来的礼物——一张漂亮的网状吊床。父亲把吊床牢牢地系在荔枝树的两条结实的枝干上。于是，童年纯真的笑声便在繁茂的荔枝树下飘荡起来。每一个晴朗的夏夜，调皮的星星，音乐天



才般的夏虫和母亲那溺爱的手便如温柔的月光，如清爽的夜风轻轻地伴着我们入眠。

盼望着，盼望着，那满枝的果果一天天长大，但距离成熟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拇指大、碧绿如翡翠的青果野蛮地折下，残忍地剥去翡翠外壳，迫不及待把白嫩的肉扔进嘴里。酸！一股让人难以忍受的酸，从荔枝肉中渗出，直透心里。我们便对那一串串的“翡翠”敬而远之了，只是不时地流着口水，望上几眼。

眼看着荔枝的颜色由翠绿变成黄色，不断加深，慢慢变红，嘴馋手痒的我们忍不住再一次对已经变成玛瑙般的宝贝伸出手去，母亲总在关键时刻出现，晃着那根让我们望而生畏的竹鞭，威严地制止我们，理由是荔枝还没有成熟，吃了容易上火。我们虽然不甘心放开已到嘴边的荔枝，却也不敢和母亲手中的那根让我们胆战心惊的鞭子对抗。机灵的弟弟总在放开成串的荔枝时假装一不留神，用力一拉，数颗红彤彤的宝贝便脱枝而出，落在树下，大家一哄而上，争抢起这来之不易的珍品，母亲故作嗔怒地扬起鞭子，弟弟“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母亲哭笑不得：“还没碰到你，你哭个什么劲。”弟弟委屈地嚷道：“妈妈，他们把荔枝全抢了，一个也不给我。”母亲被弟弟滑稽的馋相逗得扑哧一笑，伸手摘了两颗塞在弟弟手中，弟弟才破涕为笑。

荔枝一颗接一颗地熟了，满树的通红让人垂涎欲滴，母亲迟迟未下“采摘令”，我们便天天呆在树下，昂着头，盼望着有一颗能掉到我们的嘴里，愿望始终没有实现，有一天早上起来，却发现一树的荔枝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大声哭喊着告诉母亲，母亲边安慰我们，边变戏法似的从身后拿出一小筐荔枝，里面歪歪扭扭地躺着数十颗荔枝队伍中的“老、弱、病、残”。

母亲说：“今秋你们姐弟三都要上学了，家里穷，你爸只能把荔枝摘了挑到镇上去卖，换几个钱好给你们攒点学费。”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便跟着弟弟哄抢着荔枝，母亲则慈爱地剥开一颗，掰一小块喂进妹妹嘴里。我天真地问：“妈妈，你怎么不吃荔枝？”



“妈妈不喜欢吃荔枝，你们吃。”

荔枝树年复一年的开花结果，一如勤劳得不知疲乏的母亲，无私地奉献着自己的果实，适时地为我们贫穷的家补贴一份经济来源，我们在荔枝树下悄然长大，无情的岁月却把母亲的双手磨得跟荔枝树皮般粗糙，几条细细的皱纹也不知何时悄悄爬上母亲的眼角。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江南，我们家的日子一天一变样地好转起来。妹妹上小学三年级那年，父亲高兴地宣布：“今年的荔枝‘内部消化’，让邻居们都尝尝鲜吧。”我们高兴得跳起来。摘荔枝的那天，仿佛是全家人的盛大节日，尽管母亲一再吩咐，荔枝性燥，不可多吃。我们还是放开肚皮吃，顽皮的弟弟干脆兜着满怀荔枝，躺在枝丫上狼吞虎咽起来。我惊奇地发现母亲也剥开一颗荔枝，放进嘴里，细细地嚼起来，那表情似乎在品尝一颗可以长生不老的人参果。我终于明白母亲这些年“不喜欢”吃荔枝的真正原因。我在整筐荔枝中挑了一颗最好的，朝母亲走过去，轻轻剥开，送到母亲嘴边，母亲甜甜地笑了，如同嘴里那颗荔枝，让人久久回味。

“姐，你怎么了？”妹妹使劲地把我摇回现实，我摘下眼镜，用手轻轻拭去眼角两颗让我视线变得模糊的液体，认真地对妹妹说：“过几天，我跟你一块回家，给咱妈剥颗荔枝，也给那棵荔枝施点肥。”